

□ 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

莒太史申鼎铭之“樊仲”考

周忠兵

〔摘要〕莒太史申鼎铭中讲述器主申出身的铭文作“仲之孙”，对其中的“”学界有不同的释读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从字形到文意皆存在问题，因而“”的释读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华简、上博简中有一类“樊”字的特殊写法，据此可知“”从邑樊（或燔）声，在铭文中读为“樊”。铭文之“樊仲”即周宣王时的辅弼大臣仲山甫。器主申为名臣樊仲的后代，时任莒国太史。

〔关键词〕莒太史申鼎；樊仲；仲山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70070）；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收稿日期〕2013-09-03

〔作者简介〕周忠兵，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春 130012）

莒太史申鼎^①（《殷周金文集成》2732，以下简称“集成”）为春秋后期^{[1]174}莒国铜器，现藏南京大学。其上铭文如下：

佳（唯）正月初吉辛亥，申^②（仲）之孙，簋（莒）大（太）史申乍（作）其造鼎（鼎）十。用延（征）台（以）迄，台（以）御宾客，子孙是若。

对的释读，除去将之严格隶定为“鄆”^③外，还有以下几种释读意见。

第一，将之释为“穀”（或作“嵒”、“鄆”）。此观点最早由高田忠周提出，其论证如下：

按爽字作，教字作，即此亦爻无疑。又从食与肉同意，𩚑亦肴字。又从与从爻同意，爻、支通用也。𩚑亦穀字。而鄆字《说文》无之。唯《玉篇》、《广韵》皆云“鄆，邑名。”《集韵》：“鄆音肴，山名，在弘农。”此义字亦作嵒，《公羊·僖公三十三年传》：“嵒之嵒巖，文王所避风雨处”。又以穀为之，《左·僖公三十三年

① 此鼎旧多误名为“簋鼎”，如吴大澂《愙斋集古录》6.7（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12册第227页，线装书局2005年），邹安《周金文存》2.33.3（《金文文献集成》第23册第48页）等。于省吾先生较早将此鼎命名为“莒太史申鼎”，参看《双剑謄吉金文选》上2.18（1932年，大业印刷局，《于省吾著作集·双剑謄吉金文选》（第150页，中华书局2009年）。簋可读为莒，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第900-901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铭文中的“申”旧多误释为“安”，如于省吾《双剑謄吉金文选》上2.18（第150页）；吴闿生《吉金文录》1.37（南宮邢氏（贇廷）刻本，1933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74页）等。柯昌济最早将之正确地隶定为“申”并指出应读为“仲”。参看《清华阁集古录跋尾》乙篇37（《金文文献集成》第25册第122页）。

③ 对只作隶定者如于省吾《双剑謄吉金文选》上2.18（第150页）；吴闿生《吉金文录》1.37；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74页；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452页（中华书局1985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191页（中华书局1997年）；孙刚《齐文字编》第18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842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等。

传》：“晋人及羗戎败秦师于殽”。或省作肴，《后汉书·王莽传》：“肴屯之险”。由是观之，嵒函字，初借殽为之，又加邑作鄩，此鼎文是也。又借肴为之，又加邑作鄩，俗亦从山遂为嵒字。然则《左传》为本字，作鄩为其异文。即知此篆作鄩亦殽字异文耳。^①

陈邦怀先生也将之释为“鄩”（或作“嵒”），他认为：

鄩从邑，鼻声。当是鄩之繁文。鼻从爻鼻者，《集韵·五爻》：“肴、饕，《说文》啖也。徐锴曰谓已脩庖之食也，或从食”。此鄩字从鼻声义之证也。又按《玉篇·邑部》云“鄩，邑名。”《集韵·五爻》云“嵒、鄩，山名，在弘农，亦从邑。”此鄩为地名之证也。^{[2]27-28}

第二，柯昌济怀疑鄩可释为“鄩”。其云：

鄩字疑鄩之异文。鄩即《左传》养甥之养。楚有养由基，邓有养甥，盖南方之氏族。^②

第三，丁山将之释为“郃”。其论证如下：

鄩字向来无释。按《说文》：“饴，米糲煎也，从食台声。𩚑，籀文饴。”𩚑从共食，当即庄卅一年《左传》所谓“无不饴饴”之本字。共为収之后起字。则𩚑（引者按：原文此字看不清，可能是“𩚑”）所以（引者按：此“以”字盖为“从”之误植）𩚑（引者按：此字《金文诂林》第4160页误作“鄩”），即𩚑之别写。若以籀文变小篆为例，𩚑，从邑，饴声，殆即郃之古文。^{[3]62}

第二、第三种观点较易说明其误。金文中表示养国的文字作𩚑（鄩伯受簋）、𩚑（永仲无龙鬲）形，从篆从邑，或从永从一圆圈^③，它们与𩚑的形体皆差别明显，故柯昌济先生怀疑𩚑为鄩字，不正确。丁山先生将𩚑释为“郃”，其主要依据即《说文》“饴”字古文作“𩚑”，认为此种形体的“饴”从食从共，𩚑左侧形体除去𩚑符外为“食”“収”，因“共”为“収”之后起字，所以𩚑中从食从収的部分即可等同《说文》“饴”之古文。但这样一种推论并不能成立。因为《说文》“饴”之古文从古文𩚑字形作𩚑（董鼎）看是从食从戴之象形初文^[4]，并不从共。所以𩚑左侧从食从収的部分并不能与“饴”之古文对等，丁山先生据此将𩚑释为“郃”，不正确。

再来看第一种观点。高田忠周、陈邦怀先生之所以将𩚑释为“殽”（嵒、鄩），是因他们皆认为𩚑中的𩚑为“爻”，且或认为“从食与肉同意”，或因肴有从食的异体“饕”，从而将𩚑中的“𩚑”或“鼻”判定为“肴”。这是他们将𩚑释为“殽”（嵒、鄩）最重要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也有问题。

首先，𩚑中的𩚑符是否是“爻”就值得怀疑，因为同样的𩚑符在不同的文字中所表示的东西

① 高田忠周《古籀篇》卷20第38页（1925年日本说文楼影印本初版，《金文文献集成》第31册第428页。

② 柯昌济《蕤华阁集古录跋尾》乙篇37（1935年余丛丛刻铅印本，《金文文献集成》第25册第122页。

③ 徐少华先生认为𩚑即为“永”字，其所从圆圈是一种指示符号，用来与一般的“永”字相区别，可备一说。参看其《莒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并不相同,如在“樊”(𡩺,樊君盆)字中是“象藩篱中丽屦形”^①,而在“谷”(𪔐,九年卫鼎)字中是“象布线交织”^②等。所以,说𪔐中的𠂔符就是“爻”还需更多证据。附带说一下,高田忠周先生在论证𠂔为“爻”时还举了“爽”所从𠂔符为证,其实“爽”字中的𠂔符并非“爻”字,观其较早形体𠂔(令尊)所从可知。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承认𪔐中的𠂔符为“爻”,也不能说“𪔐”或“𪔐”就是“肴”或“𪔐”。因为像高田忠周所说的“从食与肉同意”、“从𠂔与从爻同意”这些同意现象在古文字材料中并没有发现,也就是说“食”旁与“肉”旁、“𠂔”旁与“爻”旁并没有相通互换的例子。^③所以,不能因食与肉、𠂔与爻义类相近就简单地认为从食与从肉无别、从𠂔与从爻无别,从而将“𪔐”、“𪔐”等同于“肴”、“𪔐”。

同理,“肴”在字书中有从“食”的异体“𪔐”,只能说明因“肴”属食品,故可在字形上再添加义符“食”,并不能说明“肴”字中的“肉”可换为“食”,因食、肉在作偏旁时并不可互换。所以,“肴”有异体作“𪔐”,并不能说明从𠂔从食的“𪔐”就是“肴”。像高田忠周、陈邦怀先生那样因相关偏旁义类相近就将𠂔从食的“𪔐”等同于“肴”,并不正确。

再者,若将𪔐释为“𪔐”(𪔐、𪔐,“𪔐仲”在铭文中为人名,它应与金文中常见的“邢伯”(邢伯𪔐)、“𪔐仲”(𪔐仲𪔐)、“毛叔”(此鼎)等人名的构成方式一样,是由国名(或氏名)加行第两部分组成。^{[5]457}可“𪔐”(𪔐、𪔐)在文献中只作地名,并未见有用为国名或氏名的例子。这也是将𪔐释为“𪔐”(𪔐、𪔐)不好解释的地方。

综上,旧有对𪔐的释读意见皆不能在字形和文意方面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对其的释读需作进一步研究。

𪔐从𪔐从邑,其中的“𪔐”应为𪔐的声符,故对“𪔐”的分析是释读𪔐的关键所在。以往学者将“𪔐”或拆分为“𪔐”与“𠂔”,或拆分为“爻”与“𪔐”。前一种拆分认为“𪔐”中的“爻”为声符,而对为何还从“𠂔”或不作解释,或简单认为“𠂔爻同意”;后一种拆分认为“𪔐”与《说文》“𪔐”古文同,而对剩下的“爻”不作解释。仅就字形分析而言,这两种拆分方法都存在缺陷,即对“𪔐”的字符构件皆存在不好解释的地方,前者为“𠂔”,后者为“爻”。故以往学者对𪔐的拆分皆有问题。

我认为“𪔐”应拆分为“𪔐”、“食”两个部分。“𪔐”作为一个整体充当构字部件见于古文字,如𪔐(《古玺汇编》2875),从“𠂔”从“𪔐”。可见,将“𪔐”中的“𪔐”单独拆分出来是可行的。至于“𪔐”在构形时为什么要将“食”放置在本属一个整体的“𪔐”中,原因大致如下:在古文字中从“𠂔”符(包括“𠂔”、“𠂔”等)的字一般都将“𠂔”符置于文字的最下

① 林义光《文源》卷1第18页(1920年写印本),《金文文献集成》第17册第472页。

② 参林法《新版〈金文编〉正文部分释字商榷》,1990年江苏太仓古文字学会论文。

③ 《说文》“𪔐”字下所收第一例古文作从“肉”从“王”,似乎说明“食”与“肉”可互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不同时代用字不同的反映,也就是说,“𪔐”最初从“肉”从“王”,随着语义的扩大,其所从的“肉”被换为表意功能更广的“食”,“𪔐”的这两个不同异体并不是同一时期共存的文字。所以,“𪔐”字从“肉”的古文并不能说明“食”、“肉”可互通。

方,其下不再加别的部件。^{[6]209-219}像“滕”、“滕”等字本来在“𠂔”符下还有别的字符的字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一些变体,即将其下方的字符移至“𠂔”符的两手中间或“𠂔”符的上方,如滕作𠂔(滕侯𠂔^{[7]235}戈)将“火”移至“𠂔”的两手之间,滕作𠂔(鲁大司徒子仲伯匚)将“贝”移至“𠂔”的上方等。这样一种变化可能是为了让文字的整体结构更协调美观。𠂔、𠂔两例皆为齐文字,与𠂔的字体属性一致,𠂔将“贝”上移后使得“贝”将本属一字的“关”分为上下两部分,与“𠂔”中的“食”将“𠂔”分为上下两部分如出一辙。所以,将“𠂔”拆分为“𠂔”与“食”两部分从文字构形来说可得到合理解释。

“𠂔”从𠂔从食,“食”在文字中一般作义符,故其中的“𠂔”应是“𠂔”的声符。而要对“𠂔”作出正确的释读,需从“樊”的一种特殊形体说起。

1978年浙川下寺二号春秋楚国大墓中出土过一件朋戈,其铭文中的楚王之名作𠂔。其右侧从欠、食,皆为𠂔之义符^[8],其左侧文字应为𠂔的声符。此字的释读历史较为曲折,或认为它是“樊”^①,或认为它是“罩”^[8]。直到2010年清华简的出版,𠂔左侧是何字才有了定论。清华简《楚居》篇简10中的“樊”字作𠂔,与𠂔的左侧完全相同。借此契机,学者们不但确定了𠂔的左侧是“樊”,还对楚文字中一种简省的“樊”字作了正确的释读。^[9-10]此种简省的“樊”作𠂔(《上博四·昭》7),从网、𠂔。其中的“网”由“樊”所从的“爻”符变形而来,而“𠂔”为“樊”之声符“𠂔”的变形。将“𠂔”所从的“𠂔”与𠂔比照,可知“𠂔”应该也是“樊”的一种简省体^②,只是其上部仍作金文“樊”所从的更为多见的“爻”符而已^③。

“𠂔”从食,樊声,它与从食从欠樊声的𠂔应是一字异体,只是𠂔多加了一个义符“欠”而已。“𠂔”(或𠂔)这个从“食”“樊”声的字记录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这可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对辅铭中的一个字找到线索。晋侯对辅相关铭文为“用旨食大𠂔,其永宝用。”对𠂔的释读或隶定为“饑”^{[11]260},或隶定为“饗”^{[12]165},或在前一种隶定基础上将之读为“精”(或疏)^[13],或在后一种隶定基础上将之读为“饱”^[14]。可是,从𠂔的字形看,其上方所从并非“楚”^④,因此,第一种隶定及在此基础上的破读不可信。第二种隶定单从字形看并无多大问题,

① 赵世纲引裘锡圭、李家浩先生观点,参看赵世纲《浙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浙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一第37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② 𠂔中的“𠂔”应是声符,整个字似可读为“麻”,“樊”並母元部,“麻”明母歌部,两者音近可通。当然,𠂔也可能就是“樊”的一种异体。

③ 近来有学者在讨论寿春府鼎(《集成》2397)铭文中那个从“厂”“𠂔”“肉”“刀”的字时认为其中的“𠂔”为“樊”之初文,与其中的“𠂔”皆为那个字的声符,在铭文中读为“筭”,参看徐在国《谈楚文字中从“𠂔”的几个字》,《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383页,武汉2011年10月。单独的“𠂔”符是否可表示“樊”之初文还需更多证据,像“𠂔”中的“𠂔”之所以省去两木还可用来表示“樊”,是因为有声符“𠂔”的制约,所以不会引起误解。前面说过,“𠂔”符在古文字中是可表示不同来源的字,所以,在没有声符“𠂔”的制约下,单独的“𠂔”是否可表示“樊”值得怀疑。寿春府鼎铭中那个字郭永秉先生认为可能是“庖”字,参看其《谈谈战国文字中可能与“庖”有关的资料》,《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第84-112页,中西书局2012年。

④ 张再兴先生文已指出将𠂔上方隶定为“楚”没有充分证据,参看其《近年新发表西周金文字形小考》,《中国文字研究》第15辑第18页,大象出版社2011年。

下面我会谈到𣎵中的“五”形字符并非“五”字，所以张再兴先生将𣎵中的“五”作为声符而将之破读为“饱”就有问题。

李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将𣎵隶定为“𣎵”，认为应“读为燔，即烤肉”。^[15]李先生对𣎵的释读意见可从。就字形而言，𣎵上部两木之间的“五”形其实是“𣎵”字所从“爻”符的一种变体。因“𣎵”所从的“爻”符像藩篱交错形，故其可作“爻”形（如𣎵，𣎵君盆），也可作“X”形（如𣎵，𣎵叔𣎵鼎），字形笔画多寡不拘，只要能反映出像藩篱交错形即可。在古文字中，“X”形交错笔画有时会变作“五”形，如所谓“爽”字即可作“𣎵”形（《甲骨文合集》36226 乙），又可作“𣎵”^{[16]73}形（《甲骨文合集》36234），其所从的“X”即变作“𣎵”。所以，𣎵形“𣎵”字两木间的“X”形可变为𣎵所从“𣎵”字两木间的“五”形。

就字义而言，将从食𣎵声的“𣎵”读为“燔”也很合适。因为像晋侯对铺这样的铺形器可用来盛放肉食，在其自名的文字字形中可得到证明。鲁大司徒厚氏元铺器名用字作𣎵，从匚从肉从甫，董莲池先生据此指出铺是盛放肉食的器具^[17]，可信。所以，李学勤先生将𣎵隶定为“𣎵”，读为“燔”，从字形和词义看都很合适。将“𣎵”、𣎵、𣎵系联在一起，不难看出它们是一字异体，只是字形结构或繁简略有变化，它们的基本声符为“𣎵”或“𣎵”，义符为“食”（或再加“欠”），应该都是用来记录“燔”这一词的不同异体。

𣎵从邑𣎵（或燔）声，自然可读为“𣎵”。如此，莒太史申鼎相关铭文即为“𣎵仲之孙，莒太史申”。这样一种辞例自然很容易让人想到金文中常见的一种自报家门的辞例，略举几例如下（释文用宽式）：

1. 黜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黜钟）
2. 余毕公之孙，邵伯之子。（邵黜钟）
3. 有殷天乙唐孙宋公𣎵。（宋公𣎵簋）
4. 陆终之孙邾公𣎵。（邾公𣎵钟）
5. 齐辟鲍叔之孙，𣎵仲之子𣎵。（𣎵𣎵）
6. 宋庄公之孙𣎵市。（𣎵市鼎）
7. 徐王之子庚儿。（庚儿鼎）

“𣎵仲之孙，莒太史申”与上举第 1 例黜钟铭文^[18]“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尤为相似。根据这样一种金文辞例，莒太史申鼎中的“𣎵仲”应也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应是周宣王时的辅弼大臣仲山甫，《诗经·大雅·烝民》专门对之进行歌颂：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骎骎，八鸾喈喈，

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因其封地在樊（今河南济源市西南^{[19]514[20]75}），故又名樊仲，他的后人也因以为氏。莒太史申鼎为春秋后期之器，所以器主申自然不会是仲山甫的孙子，铭文中的“樊仲之孙”是樊仲的后代之意，其中“孙”的用法与上举第2-4例中的“孙”用法一致，皆泛指后代。“樊仲之孙，莒太史申”，是用来说明器主申的身份，即他是仲山甫的后代，时任莒国太史之职。

附记：本文曾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简帛文献与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2013年10月19-20日，上海）上宣读。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东京：文求堂书店，1935年。
- [2] 陈邦怀 《嗣朴斋金文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3年。
- [3] 丁山 《莒太史申鼎铭跋》，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史学集刊》第4期，1944年。
- [4] 周忠兵 《说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5] 吴镇烽编撰 《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6] 高明、涂白奎编著 《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7] 孙刚 《齐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 [8] 陈剑 《楚简“𠄎”字试解》，《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9] 程燕 《说樊》，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3，2011-01-06。
- [10] 李守奎 《〈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献中与樊相关文例的释读》，《文物》，2011年3期。
- [11]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 《故宫西周金文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2001年。
- [12] 刘雨、严志斌编著 《近出殷周金文辑录二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13] 陈芳妹 《晋侯鞆铺——兼论铜铺的出现及其礼制意义》，《故宫学术季刊》，2000年第17卷4期。
- [14] 张再兴 《近年新发表西周金文字形小考》，《中国文字研究》第15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
- [15] 李学勤 《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第33期，2011年（春季号）。
- [16] 李宗焜 《甲骨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17] 董莲池 《鲁大司徒厚氏元簠器名用字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15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
- [18] 李家浩 《黜钟铭文考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19] 陈槃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譌异》（三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20]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秦曰龙】

***Guicang* 《归藏》 and *Shifa* 《筮法》, *Biegua* 《别卦》 in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

LI Xue-qin (5)

Abstract: 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s with two articles belonging to the “yi (易)” books , they are *Shifa* 《筮法》 and *Biegua* 《别卦》 respectively , be published as income report of the fourth ser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2013. On the divinatory symbols , order and other content , *Shifa* 《筮法》 and *Biegua* 《别卦》 is really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Guicang* 《归藏》 .

Keywords: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 *Guicang* 《归藏》; *Shifa* 《筮法》 ; *Biegua* 《别卦》

On “Dun (盾)”

ZHAO Ping-an (8)

Abstract: The graph “dun (盾)” in Zhuan (篆) script from the *Shuowen jiezhi* 《说文解字》 is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dun” written in the Li (隶) and Kai (楷) scripts. Though the structure of this graph is not complicated , there is no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i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found an earlier origin of this graph from the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of Tomb of Duke Zeng Yi (曾侯乙) , and analyzing its composition ,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raph dun is composed by the pictograph dun and the phonetic component “yun (允)” which was added later , and as a result of the error transformation , it is written as the shape in the Zhuan script.

Keywords “dun (盾)”; composition of the graph; Tomb of Duke Zeng Yi (曾侯乙);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On the Pre-Qin Literatures of Qin (琴) & Se (瑟) and the Written Time of *Zhougong zhi Qin wu* 《周公之琴舞》

LI Shou-kui (11)

Abstract: Se was more early than Qin (琴) , and the two kind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re not as couple to accompany , but the alternate proces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ogressive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 , unearthed literatures , the pre-Qin classics and unearthed investigations Qin (琴) for many pleasures Lyric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and the drum was the temple of music opposite. “Qin (琴)” appeared in front of the order of The Duke of Zhougong (周公) and Chengwang’s (成王) poems in the *Zhougong zhi qin wu* 《周公之琴舞》 , should be reorganized by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pre-Qin literatures whether content , language form or structure , mostly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spreading process , can not be judged the authenticity or false easily. The attitudes of blind faith in the ancient and blind doubt to the ancient are both harmful. A large number of unearthed literatures gradually appearing formed a condition that can help us to analyze the ancient books profoundly

Keywords: Se (瑟); Qin (琴); *Zhougong zhi qin wu* 《周公之琴舞》 ; the pleasures lyric; the temple music

Decipherment of the “Fan Zhong (樊仲)” Inscription on the Ju Taishi Shen Ding (莒太史申鼎)

ZHOU Zhong-bing (2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kind of special character pattern of “fan (樊)” on the Tsinghua and Shangbo bamboo slips , the “fan” inscription on the Ju Taishi Shen Ding (莒太史申鼎) can be deciphered. So the “Fan Zhong (樊仲)” on the Ju Taishi Shen Ding (莒太史申鼎) is “Zhong Shan fu (仲山甫)” who was the famous minister of Xuanwang (宣王) . Shen (申) who was the owner of the Ding was a descendant of Fan Zhong (樊仲) , and he was the historiographer of the Ju.

Keywords: Ju Taishi Shen Ding (莒太史申鼎); Fan Zhong (樊仲); Zhong Shan fu (仲山甫)